

母亲只生了我的身

□金锡逊

每逢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歌声幽幽传来，总觉得是那样充满深情。听到“母亲只生了我的身”，好像这歌词正是为我量身定制的，不禁老泪潸然。

今夜，电视机前只有我一人，我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流泪翻看那终生流血的伤口了。抗战时，父母带我由武汉到浙江，从汉正街到定海，往事一串串浮上脑际。

汉正街，梦中的汉正街呵，我年年月月惦记你！久违了，汉正街，你是我的出生之地啊！

你这“古汉口之正街”，这绵延五百年的传奇街市，南临汉水，东接长江，明清以来就“十里帆樯依市立，万家灯火彻宵明”；万商云集、江汉朝宗；你是汉口的“城市之根”、“商业之魂”哪。

可是，在我心中，你却永远是一个饱含悲恸的地名。八十多年前，你遭受了日寇的蹂躏，多少百姓家破人亡。

抗战中，南京失守，武汉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。

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，是1944年以前，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，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，中国军队达110万人。

1938年10月中旬，武汉外围已为日军占领。日军于25日占领武昌，26日占领汉口，27日占领汉阳。

日军飞机从1937年8月21日开始，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，一直空袭武汉和附近县市。单是1937年9月24日一天，日机数十架就在汉口、汉阳沿襄河两岸投弹10余枚，毁民房300余栋，炸死平民700人。在汉口汉正街泉隆巷一带投弹3枚，炸死113人，炸伤164人，震倒房屋98栋。死者血肉模糊。

父亲暮年回镇海卧床时缓缓的叙述，似犹在耳。木楼梯腾腾地响，上来一个

人，是父亲。“还不快走！”他一把拽起吓呆的母亲，他俩赶快逃命。火已经沿着木楼梯窜上来了，父母无法迈过那最后三级，咬咬牙一起跳了下去。“烟要闷死人，往火里走！”父亲带头，母亲哆哆嗦嗦跟着踏火冲了出去。街上全是人。人潮冲开几处店铺前后门，人流涌到另一条街上。

当二叔父找到父母的时候，他们蜷缩在江边的“陆皋凹”（音）庙里。二叔父自己也失了业，只能支援父母几件旧衣服，让他们权且挤在难民堆里。二叔父又给父母腌了一小缸咸菜。父母饿了，可是咸菜未盐熟。母亲犹豫了一下去看菜缸，咸菜已经给饥饿的人们捞光了。那时我还未出生。

后来二叔父替我母亲在汉正街找了一处没挨炸的房子，租住下来。1941年，我在那乱世的陋室中呱呱坠地。到我3岁时，妹妹也来到世上。

回想到，1941年我出生的时候，日本侵略者正占领武汉，只读过初小的父亲到汉口码头上当记账员谋生，以养活妻子和一双儿女。我似乎看到母亲正从楼窗口用绳子把一只竹篮子吊下来，篮子里放了一些小钱，让小贩放几块红腐乳、榨菜之类进去，那便是我们的佳肴。母亲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，母亲的容颜在我的脑子里一直空白，而这只篮子现在却依然在晃动。

回想到，我们这家被汉口话称为“下江佬”的一家老小，告别武汉汉正街，上了航船，二叔父和史家义父踩着摇摇晃晃的跳板来送行。却没有想到，那时虚龄5岁的我从此失去了终日相伴嬉戏的妹妹，她只有3岁啊！现在想来，我宁愿当时顶替她送给别人。

万里长江水，呜咽送行舟。这正是1945年上半

年，谁也没料到，日本侵略者离投降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。

回想到，在浙江舟山定海，母亲最后一次离开我到姨娘家养病，那时她坐在黄包车上，八岁的我不知道她已经半身不遂了。我看到她总是在黄包车上频频回眸，不舍地望着我。现在我猜她是在为独子今后的生活担心吧。而我父亲，仅是一介乱世草民，以致母亲不得不与她丈夫、儿子一起回到娘家的海岛小县城定海来，又不得不在小县城租房度日。尽管有丈夫的亲戚从远方接济，终归是杯水车薪。于是父母只好将我寄托在镇海三叔家。

母亲终于撒手而去，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。父亲带我在镇海甬江口岸边拿着白幡面向舟山定海招魂。白幡飘飘，8岁的我挥别慈母魂魄。

海岛终于解放了，宁波舟山通航了。父亲把我放在宁波镇海三叔家，独自去处理丧事啊。为何不把儿子带上？我想象母亲该多么孤寂。隐隐听说母亲是患风瘫病在姨娘家亡故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？何以致命？没有人告诉童稚的我。

父亲回来后，让我拜三婶为“姆妈”。姆妈说：“宁可死做官爹，弗可死讨饭娘。”想来三婶也在为母亲难受吧。父亲则寄人篱下，日渐衰老，挨到我师范毕业、刚开始工作时就与世长辞了。父亲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似乎有什么牵挂。亲戚在旁告诫：“快把你父亲眼睛揉上！”我的手揉着将父亲的眼皮合上了，感到了那眼皮的冰冷。

在户口本上，人民政府写着我本人的成分：“贫

民”。我就像印度电影里贫民窟那种贫民吗？母亲大概肖羊，父亲确实肖兔，那都是老实温顺的动物，怎能抵御乱世凌厉的寒风啊。

父亲的唯一遗物是那本新中国第一届政协文献《共同纲领》，在插页的背后，有他用毛笔书写的各部部长名单。没想到文化不高的他，一手小楷竟圆润美观，字字透露出他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。

本来失业的三叔，还养了我，更加在贫困的秤杆上加上了沉重的秤砣。三叔从不和我讲话，更不对我笑。不过现在想来，幸亏他托了我一把，我这只“球”才勉强过了网。

新中国，幸亏共产党的校长好，在我念中学时给了我甲等助学金，还全免了书费，住到学校里，总算念上了书。后来，我完成学业当上了中学教师。真是“母亲只生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”。

母亲，父亲！现在儿子也已白发皤然了，晚年却衣食无忧，风雨有庐。两个女儿她们也很孝敬。只是儿心怀愧疚，我对父母无可奉孝了。惟愿亲爱的父母亲泉下安息！但愿妹妹仍世上健在，妹妹你不管姓金还是姓甚，晚年我们是赶上好年头了。

说明：

关于武汉抗战涉及之日期、军队，参考了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田昭林、彭玉龙编写的《燃烧的土地》。